

内幕新聞叢刊

丁·宋·豪門資本内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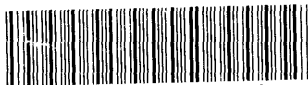


經濟資料社編

T
V
宋豪門資本內幕

內幕新聞叢刊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3 6262B



經濟資料社編

~~1552091~~

。內幕新聞叢刊。

TV 宋豪門資本內幕

經濟資料社編

小呂宋書店出版

香港天后廟道金龍台三號三樓

每冊港幣壹圓

一九四九年二月再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次

第一章 宋子文的崛起

1. 宋氏家世
2. 宋子文的起家
3. 中國建設銀公司——買辦事業
中建銀公司的創立——成渝鐵路——揚子電氣公司——淮南鐵路
公司——證券交易所及其他——中建銀公司的將來

第二章 宋財閥的金融與實業

1. 中國銀行的攫奪
2. 廣東銀行
3. 旁枝的新華儲蓄銀行
4.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及其他

第三章 勝利以來的宋財閥

1. 宋的東山再起
2. 重慶政府打關了
3. 中紡與中蠶
4. 孚中與金山
5. 中央銀行與金匯

6. 從新公司法到中美商約

第四章 宋的辭職與被封為西南王

2. 1. 宋子文何以非走不可
宋被封為西南王及其前途

第一章 宋子文的崛起

1. 宋氏的家世

中國的財富，聚集在宋家的周圍，用血緣與裙帶，聯成了一個中國式的獨佔財團。對於這樣一個家族，我們不可以不知道其淵源。

宋子文的父親，一般人都稱爲查禮宋(Charles Soong)。是一個牧師。他原籍廣東的海南島文昌縣。據說本姓韓。他之來到宋家，有二種傳說；一說是在十八、九歲，因爲把他哥哥的結婚錢偷了，被父親嗔斥出來，搭上輪船，來到上海。那時適逢基督教宣教師以招待稀飯來吸引聽衆，韓每會必到，於是被錄用爲禮拜雜役，任洗刷司閘之職，由此而升任爲牧師，儼然禮拜堂主人。當時有浙江藉的宋女士，亦爲虔誠的教徒，頗有資產，由其父招贅韓氏爲夫，於是成爲宋先生。徵之宋子文等早年填寫蔣貫均爲上海或浙江，此語不無可信。

另據「宋氏三姊妹」作者康宜麗亞。斯賓塞，根據宋家提供的材料，所述的經過，則是這樣艱困的出身；宋查禮的叔父，在美國波士頓開了一間「東方茶絲，零躉批發」的絲茶莊，他的叔父，把他從家鄉帶來，目的在於叫他當學徒，跑腿送信。後來他偷跑了，到一條航行於波士頓與沙文那的科爾法克斯船上做小茶房，在船上結吊床，以贏小利，後來船長幫助他進了兜克大學，自此稱爲查禮宋。在這個西方大學畢業後，回到中國，在上海美以美會所設的一間中學裏教書，在那裏結識一位美以美會友——裨文女校教員倪小姐。後來便宣告結婚，接着便生下；宋子文、宋謁齡、宋慶齡、宋美齡、宋子良、子安。查禮是個牧師，爲了印聖經而辦印刷所，這便成爲日後的商務印書館。

宋查禮後把子女都送到教會學校讀書，在上海進聖約翰大學，然後送到美國去。大兒子宋子文進哈佛，三位小姐均進喬治亞洲馬肯地方的威士禮大學。宋子良和宋子安也先後赴美就讀。

宋氏家族，由以上的故事，可以知道，是包含着冒險精神的血統，和買辦起家的傳統。查禮宋的事業是外國教會的牧師，並藉此建立商務印書館，成爲其日後發達，資送子女出洋的本錢，也藉教會與宋老太太結婚。同時他又深知中國人的命運，必多必少與美國人有關，把子女送上美國，以延續這個傳統——依

賴外人起家。同時，他因為幼年的流浪與坎坷，使他有一種冒險乃至投機的精神，任三個女兒，走着雖然相反，然而都很突出而大胆的道路，一個嫁給山西小財主，追求金錢，一個嫁給革命家，獻身人類，一個嫁給統治半個中國的軍人。在這買辦傳統中，做了叛徒的是宋慶齡，她違反家族的勸告，而與孫中山先生同其患難，亦與中國人民同其苦樂。

這種氣氛下的宋子文，自然是傑出的賞辦。至於宋子良，宋子安，因為年齡關係，只是他家族的配角。因此我們敘述宋氏家族的事業，以宋子文為其中心，

2. 宋子文的起家

宋子文一八九三年生於上海，先在聖約翰大學畢業，然後赴美，在美國的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學財政經濟。畢業後曾在紐約銀行見習。回國以後，一度充漢冶萍公司英文書記。漢冶萍公司老板為武進盛宣懷，宋家與武進人來往甚密，於是介紹往漢口公司任職。當時他曾與盛的七小姐戀愛，私訂終身，但是盛老太太以為「太保的女兒，怎能嫁給吹鼓手的兒子？」原來宋查禮在武進無錫一帶傳教，拉洋風琴，以招徠聽眾。於是婚事被破壞了，宋子文的計劃也沒有成功，抱着異日必須出人頭的心情，悄然離漢。

宋子文開始經商，他與前偽杭州市長周象賢在北京的廊房頭條合伙開了一間小五金店，但是虧折至盡。民十二年上海交易所時代，曾任神州信託公司的副經理，自己買賣自己的股票，未一年而倒閉。這時，宗子文才知道若果自己沒有本錢，天大的本領，也未必能够成為資本家。除非打出一個天下來。升官而後發財，於是他憑藉妹夫孫中山的關係參加廣東的革命政府（民十三年）

宋先任國民政府秘書，然後管理鹽務。憑藉國舅資格，和學過財政的學歷，宋氏被選任創辦中央銀行。民十二年二月中山先生就職大元帥後，手訂銀行章程，令軍需處撥款三千元為籌備費，創辦中央銀行，派胡漢民、鄧澤如、廖仲愷、孫科、葉恭綽、宋子文、林雲陔為董事，宋子文為行長，黃隆生、林麗生為副行長。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正式成立，便開始發行紙幣，十一月設立第一第二兌換處，十四年三月設第三兌換處。由開業到十四年一月底止，發行紙幣僅十一萬元，十五年五月為止，發行亦僅七百萬元。因為紙幣不濫發，而且有革命力量為後盾，「紙幣常超出硬幣價值」。民十一年時廣州有兩家銀行：中國銀行廣州分行，因基金被龍濟光所掠而倒閉；廣東省銀行，因被陳炯明把持多發鈔票而倒閉。中央銀行因此易

於發達，宋子文常自稱以中央銀行之力，前期支持廣東省境與各軍閥之混戰，後期支持十三省北伐之財政（宋子文卅六年辭職時在偽立法院自詡）。民十四年他曾隨中山先生北上，而且簽字於總理遺囑。廣東政府財政部長廖仲愷被刺，宋遂繼廖任財長。當時譽為廣東政府二大理財家族。

民十五年十一月國民政府移武漢，宋亦北上，由於南京及帝國主義之封鎖，中央銀行鈔票因準備拮据而不兌現，爲數達數千萬元，但宋本人，則因此而致富。其後他退居上海。武漢政府倒台，他受蔣之歡迎而任南京政府財政部長，兼央行總裁蔣與宋美齡結婚，宋在財政上積極支持蔣南征北伐，那時他已是儼然富豪了。不久，他的政治投資完全成功，東北易幟，全國統一了。

民十八年閩內戰發生，反蔣系深恨宋子文爲蔣籌措糧餉，謀暗殺之於北火車站。時宋子文自南京來滬，方要下車，即被槍擊，其祕書成爲替死鬼，宋則匿於車底。此後宋子文益爲賣力，努力於內戰財政之籌措。民十九年胡漢民被扣於湯山，兩廣起兵討蔣，指摘宋子文說：『宋子文一窮措大耳，任財政部長以來，富將王侯。』當時宋子文歷任財長，中央執行委員，國府委員。財政監理委員，中央銀行理事兼總裁。蔣宋結婚，實爲蔣利用宋之財力與聲望，宋則爲一種政治性的投資。

宋子文在財長任內，南京國庫至爲空虛，每月不敷一千萬元，十七年虧八千萬，十八年虧一萬零一百萬，十九年上期虧了九千六百萬。宋的辦法是借債，即是拿公債到上海來請江浙財閥認購，十六年至廿年間南京政府發行公債達十萬萬元。當時江浙財閥因爲南京反共，亦願借款協助。故當時在內戰戰場上，反蔣的桂系，北方、南方各系，均顯出寒酸相，惟有蔣系糧足餉多，挾『孫中山』銀彈，以壓倒政敵，這點宋子文頗有勞績。又宣佈『關稅獨立』，關鹽稅改存央行，亦使央行存款增加。

宋子文的理財術，要點有二：一是分贓制度，效法美國猶太人之 Spoil System 使各財團均分到利潤，以期結成利害共同的集團，但不惜犧牲國民經濟。當時公債按票面七折流通市面，宋將新公債五拆賣與江浙系各銀行，由各銀行向外拋售。因此之故，各江浙銀行不能不支持南京，以免因戰事失敗，公債本息無着。同時南京官兵雖然錢不多，究竟較其他各軍閥優厚。而宋在這買賣之間，大有利潤。二是官庫與央行不分，央行本爲銀行之銀行，但在蔣宋視之，不過是維持政權，換取人民脂膏的工具，央行的虧蝕即政府的虧蝕，將中央銀行的營業與賦稅公債打成一片，犧牲了『銀行之銀行』的機能，來完成政府予取予

求的外庫作用，每人多用一張中央銀行的鈔票，便爲蔣家財庫多貢獻了一分財力！

民十九年，兩廣獨立，江西又與劉共，軍費支出大增，上半年度其虧空即近一萬萬元，宋子文認爲蔣應重加決策，以合作股東的資格，責蔣開支無度，憑蔣的條子拿錢，不合預算，常常不實帳，不予支付。而且宋培植稅警總團（十八年），達數萬人，配備精良，一二八抗戰時，稅警團曾參戰。宋對蔡廷鍇等軍人又常加籠絡（十九路軍抵閩，蔣不發餉，宋每月資助四十萬元），這一切令蔣疑懼。常時宋兼中政會外交委員會主委，宋系羅文幹身兼司法外交兩部長。當時南京救國日報瘋子龔德柏曾有「宋子文之罪浮與赤匪」之怪論，即代表蔣宋之嫌隙。廿一年宋自倫敦世界經濟會議歸來，上海歡迎宋氏，汽車千輛，聲勢甚壯，宋上廬山，侃侃述各國經濟步驟如何統一，應將財、交、實業、鐵路、水利、軍需、兵工合組於統一機構。蔣即不悅，宋質問羅何故免外長，蔣更不悅。蔣宋齟齬，宋卒辭職，此其一。

其次，宋的辭職，直接與公債政策有關，南京政府以發行公債過巨（五年之內達十萬萬元），公債本息負相極重，一二八抗戰發生，政府財政拮据，週轉爲難，乃由公債庫券持票人會出面自動提出，變更還本付息條例。由債權人出面要求減債，在公債史上不能不說是世界創聞，但南京政府慣於玩這套把戲，事實上政府因財政困難，無法履行契約（公債還本付息條例），但形式上由持券人表示自動犧牲，則可顯蔣政府的面子。但持券人會同時與南京政府有一種默契，即以二年之內不發行新公債爲交換條件，這一層蔣宋是答應了的。那知過不了好久，蔣又要宋向銀行界舉債，宋以諾言在先，不便食言而肥，但蔣是流氓作風，素來說話不認賬的，乃對宋大發脾氣，宋於是憤而辭職。當時宋終以爲財長一職，非他莫屬，辭職之舉，本係以退爲進，那知蔣竟接受了宋的辭呈，親自從廬山飛回南京，主持中央政治會議，准宋辭職，而以連襟孔祥熙代之，聞者無不意外。不久稅警團亦被改組，宋對這事的氣憤是不消說的，事後宋對別人說：做財政部長無異做蔣介石的狗，今後他要做人不願做狗了！（這話是胡漢民先生轉述的。）

3. 中國建設銀公司——買辦事業

中建銀公司的創立

宋子文辭去財長後，不甘於寂寞。他被任爲全國經濟委員會的委員長。在此期間，他的最大成就，爲創立中國建設銀公司，這是一樁偉大的買辦事業。

民廿三年正是英美與日本，在華展開經濟角逐的時候，南京王朝規模粗具，正是急需外國投資以鞏固其經濟基礎的時候，宋子文曾辦過二千萬美元棉麥貸款，作過一次康白度，爲了完成這買辦任務，在一個美國人設計之下，組織中國建設銀公司。

廿三年四月初，莫斯科的塔斯社首先傳出這個消息；宋子文已聘請國際銀行家，獲得美總統親近人員之贊許，進行國際銀行團之組織，對中國進行大宗借款。日本沒有被邀入夥，故直接以中國保護人的資格拒絕之。日本駐京總領事須磨，勸法國駐華國際專家蒙內（Monet）出面阻止。

這消息傳出後，有人問宋子文是否確有其事，宋未置答，說是考慮後再談。孔祥熙發表談話，說這是誤會，宋子文確在滬上組織一個銀公司，籌資千萬元，從事國家建設。內中雖有外人，但都是技術人員，并非股東。

原來國聯拉西曼代表團來華，即攜有一個中國實業十年計劃，主張以宋爲中心，組織大規模的銀公司，辦理外人投資。宋在廿三年四月經委會會議後，即與李石會同返上海，旋即宣佈中國建設銀公司已經組成。廿三年七月一日開始營業。資本爲一千萬，實由北四行、中、中、交、新華、上海、浙實等銀行認股六成以上，分一百萬股，每股十元，個人名義認股者，有股東八十餘人。其中：武渭清十七萬六千股，賈月森、李煜瀛各三萬股，席德懋三萬一千股，徐可亭、孔庸之、葉琢堂各二萬股，宋子良、張人傑、陳齊康、貝祖詒各二萬五千股，李樹芬五萬三千股，宋子文三萬五股。

中建銀公司廿三年六月二日開股東會。由李石會主席，選出董事爲：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會、葉扶霄、陳繼庵、葉琢堂、唐壽民、錢新之、宋子良、胡筆江、李馥蓀、張公權、陳光甫、貝淞蓀、徐新六、周作民、謝作楷、楊敦甫、劉晦之、徐可芹、席德懋等二十一人。張靜江、孫衡甫、瞿季剛、徐輔蓀、張蔚如、宋子安、王伯元爲監察。并以孔祥熙爲董事長，宋子文爲執行董事，宋子良爲總經理。後改任宋子安爲總經理。宋子良，一九〇八年生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赴美。返國後任國民政府外交部祕書，總務司長，中國建設銀公司總經理，後調任廣東財政廳長，軍事委員會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主任，現任中國國貨銀行總經理。中央、中國、交通等銀行及中央信託局理事，董事。宋子安則爲宋之幼弟，性格比較沉靜，曾任鹽務工作，戰時一直住在美國。

中國建設銀公司的專業，我們可以分成成渝鐵路、揚子電氣公司、淮南路礦、中美橡膠公司四項來說明。

宋子文的中國建設銀公司，是為尋求外資進行中國建設的機構。當北京政府時代，外人投資可以直接掌握鐵路或礦山，他們自然放心。南京政府成立以後，忙於東征西討，宋子文算是作初步嘗試，希望吸收國際銀團的投資。但是，英國此時方忙於歐洲，焦頭爛額，美國方在遲疑，倒是法國，居然頗有興趣。當時法國駐華的代表蒙內（Monet），就竭力介紹這些生意，先由東方匯理銀行送了十萬法郎，研究可以投資的事業。法國在華的投資，有三度蹉跎。一次是浦口投資，被北京政府用了，一次是隴海路款，被「洪憲」大皇帝收作登基費用，一次是正太路，均被中國政府吞吃，故頗與中國建設銀公司這一銀行界的集團打交道。中國建設銀公司，乃仿中英銀公司組成，中英銀公司之投資開灤等事業，卓著成績，這個中建銀公司也能有前途。當時銀公司發現了一樁可以做的事業，即成渝鐵路。銀行資本屢集西南西北，落得有這條出路，於是組成了川黔鐵路特許公司，官商合辦。交通部長張嘉璈，也很希望多一條鐵路，以為建設成績，乃由國民政府及四川省政府投資九百萬，再由銀行界投資一千一百萬（其中建設銀公司佔百分之廿一，合成二千萬元資本。法國則由東方匯理銀行，拉柴斯兄弟公司，巴黎和蘭銀行，中法工商四行共組法國銀團，願意放棄管理權的要求，參加投資，金額當時合銀幣三千九百萬元。由瑪各特（M. Magout）代表簽合同，規定款項在法國購料，分十七年償還。預定全長五三〇公里，總預算七千五百萬元。廿六年已完全綫測量。法方亦已運來一批四千噸的材料，在港滄途中。局長為宋子文親信鄧益光（廣東人），戰事爆發時已完成內江至重慶的橋涵洞路基工作。

宋子文這一買辦路綫在法國方面打通，接着又由建銀利用法資修建了鎮南關到南寧一條鐵路，又引動了英國的競爭，投資鉅府到昆明的欽昆鐵路。同時並引動了中英銀公司對杭甬投資。並擬築廣州至梅縣的鐵路和南昌的水電廠。

三十三年，戰時工業界不景氣，曾要求修成渝路以繁榮重工業，結果未成，實則中建銀公司根本不願政學系的四川省府滲入。戰後宋子文知道這未成工程，需要資金至鉅，實在無法以私人力量完成，轉而打

政府主辦，在貢獻政府國營的名義下，聲言退還民營股本。但政府的經費，仍交由中國建設銀公司經營。政府的預算本為三九〇億，三十六年七月起每月另加百億，預計二年半完成。法國的投資。由沙班銀團進行，簽約半年即來貨。目前的工程，決定重慶至內江一段中之重慶江津段六十公里年底完成，江津至板橋七十五公里，明年四月完成，板橋至內江一百五十公里，則稍遲。內江至成都一段之二百五十公里，比較困難，而且戰前多未動工，約有十三個山洞，一百三十座大鐵橋；資中以西的涼風坳隧道，費一年半工程，預定在卅七年漲水季可以完成，三十八年底可以通車（實則未易達到）。在該公司計劃內，將建築隆昌貴陽一段，完成西南大動脈，使成渝路僅為一支綫。成渝路的器材，除了水泥外，連鐵釘鐵板均用外貨，何北衡為四川機器業請願，宋子文置之不理。

楊子電氣公司

中國建設銀公司，一方面利用外國借款以壯聲勢，中國銀行家聽說外國人都投資，便爭先恐後地來參加資本。另一方面，利用政府關係，不斷把國營事業，挖出來經營。其中最顯著的是淮南路礦和楊子電氣公司。

南京政府成立後，由蔣的老搭檔張靜江成立了一個建設委員會，做一點建設工作，點綴太平。當時建設費很少，二十年只有十萬八百元，三十三年增為三十八萬四千元，但是張靜江並不丟掉這塊骨頭，它用發公債的方式，借債建設。爲了辦電氣事業發行三次公債，民十九年一月發行二次，民二十二年發行一次。第一次的十九年長期公債，爲收辦威墅堰電廠，計一百五十萬元，第二次的短期公債爲擴充首都及威墅堰電廠，爲二百五十萬元，二十二年發第三次電業公債，爲擴充兩廠及建立淮南電廠，發行六百萬元，三次計一千萬元，二十四年爲止，尙欠八百萬元未償清。這種借債建設實在不易，而日張靜江在民二十五，六年深感自己年邁力衰，後繼無人，異日不知被那位官僚繼任，不如化公爲私，宋子文既爲國舅，各方兜得轉，與之合作，於是在「國營事業應限於防工業幹線鐵道水力發電，此外改歸民營」（宋子文在野時也知國營應限於這幾種事業！）的理由下，委託中建銀公司代爲經營淮南路礦，威墅堰電廠及首都電廠，前者紐淮南路礦公司，後者爲揚子電氣公司。當時曾在銀行界招股，但事實上百分之六十的股份爲中國銀行自有，其他股份多將對中中交北四行中實，浙實，新華的債務，改算股份。

首都電廠爲揚子電氣公司第一個事業，這個電廠創辦甚早，民初稱南京電廠，向爲官辦，頗覺敗，燈光如豆。建設委員會接辦後，十七年發電三百基羅瓦特，十九年爲四千基羅瓦特，廿二年二萬基羅瓦特，二十四年加一萬基羅瓦特。二十三年售電九十萬度。

戚墅堰電廠，爲揚子電氣公司第二個事業，在江蘇武進戚墅堰，民十二年中德商人創辦，稱震華電廠，無錫武進兩縣各大工業有申新紡織麵粉等，工業用電甚巨，卽由震華供應，綫路範圍居全國第一。後震華虧蝕，欠西商債務，頂與建設委員會，十七年十月該會接辦。該廠原發電三千基羅瓦特，二十四年可發電一萬七千基羅瓦特。綫路有三萬三千伏高壓輸電綫三路，通常州，無錫，桿綫七百六十里，售電二百五十萬五千度。

漢口既濟水電公司，爲揚子電氣第三事業。民二十六年商辦既濟公司因營虧蝕，讓與中國銀行，另加股本，改組經營。

揚子電氣公司三十六年七月改推出李石曾，張靜江，張子柱，李馥蓀，霍亞民，彭石年，宋子安，潘銘新，董維翰，周作民，趙隸華，孔庸之，胡筠莊，朱世龍，孫哲生，徐廣遲，宋漢章，秦穎春，陳光甫，尹仲容等二十一人。監察爲朱大經，余梅蓀，陳康齊，許詩荃，趙季言，卞白眉，袁純初七人。總經理爲潘銘新氏。其資本本爲一千萬元，後增加爲二百億，職工計爲一千二百人。

據該公司報告，三十四年賴宋子文之力，陸軍總部始發還財產，京廠三十五年二月發還，戚廠三十五年六月六日正式發還。首都廠長陸法會，戚墅堰廠長吳玉麟，奉命接收。三十五年並獲得經濟部電業執照，准許京廠在南京江甯句容三縣及六合、丹徒、江浦之一部營業。戚廠在無錫、常州、丹之一部營業。首都電廠戰前發電三萬瓩，勝利後恢復至二萬瓩，已過最高電量，故南京不得不實行輪流停電，卽宋子文坐鎮南京之日，亦常常黯然無光，一如重慶當年。戚廠戰前發電一萬七千三百六十瓩實爲一萬瓩，當時紗廠自動發電，而且武進電氣公司輸電城廂，故未全部發足。戰後因敵人之折遷，戚廠負荷加重，各廠復工，農田亦以電力厚水，需電量大。戚廠的生意空前的好，將申新電廠租用。戚廠發一萬九百瓩，申新三千八百瓩，合計一萬四千七百瓩，已超過戰前。電廠有行政院燃管理委員會平價煤之供應，三十五年每噸價約二萬四至九萬，一年內增加四倍，而電費每度由一百元漲至四百元，可謂毫不蝕本，設備則爲淨賺。三十五年計

京廠發電七千三百八十一萬九千度，威廠發電六千八百另五萬五千餘度。三十五年度收入一百九十六億二千四百二十五萬元，費用一百九十五億六千一百四十五萬元，計賺六千二百八十萬。京廠會向中交兩行低利透支四億九千三百十九萬元，並向中國借三億元，威廠爲購發電廠向中交兩行押透九億六千萬。三十六年七月決定資產升值一五九億九千萬，另增收現金四十億，連原資產共二百億，分二億股，每老股換新股一千六，認四百，共二千。

該公司因宋子文而獲之便利甚多，除了平價煤，低利貸款外，還由官方補充其設備：(一)三十五年十一月初，善後救濟總署批准配售二千瓩發電機一套與京廠，三十六年夏運抵上海，(二)日本賠償物資，蔣政府撥二萬五千瓩的發電廠與京廠，刻正赴日拆遷中。(三)威廠向英國茂偉電機廠買戰時剩餘物資，由中交貸款，訂購了二千五百瓩發電設備，三十六年二月底到滬，六月底發電。(四)善後救濟總署，三十五年夏撥二千瓩發電設備與威廠，三十六夏抵滬。(五)京廠三十五年十月向美商慎昌洋行訂購到了五十噸鍋爐一座。(六)申新的發電設備，被蔣政府撥與威廠，雖一再要求發還，仍置之不理。

京廠威廠已無競爭者，完成了獨佔江南電氣的形勢，自可一日千里的發展。現已計劃二年內京廠用六萬六千伏輸電綫放達鎮江，四年內將兩廠用十三萬二千伏高壓輸電綫聯接起來，囊括江南電業。

淮南鑛路公司

淮南鑛路，是建設委員會自創，地點在安徽懷遠鳳台交界之處，距蚌埠約一百里。民十八查勘，十九年四月開工，二十年七月產煤每日二百噸。因爲資本需約二千萬元，無從籌集，多向銀行貸款，債務累累。民廿三年估計，藏煤約二億噸，九龍崗之第一區藏煤七千噸，已開採，煤質爲高燄煙煤，可煉成冶金焦，每噸並得煤脂三十加侖。廿三年產量每日七百噸。計二十年產三萬噸，二十一年產六萬七千噸，二十二年產十六萬噸。築設委員會爲了運煤到浦口，又修了一條淮南鐵路，自鑛區經合肥，巢縣，直達蕪湖對江之裕溪口，全線長二百二十公里。戰前全部完成，並擬修江南鐵路，自蕪湖達南京，以聯成一氣。二十六年宋子文的建銀加以接收，便合併爲淮南鑛路公司，分設淮南路局，淮南鑛局，資本爲一千萬，北四行、中、交、上海等各銀行的債務均變作股權，另由建銀投百分之六十的股本，資源委員會也投了百分之幾的股本。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淮南擴大了，把大通煤礦公司吞併過來，大通是一個遠較淮南為大的煤礦，二十年產九萬噸，二十一年十萬五千噸，二十二年十六萬五千噸。大通的朱用懌任為董事長，總經理則為程韋度（文勳），路局長為前浙贛路副局長吳競清，礦局長為王德滋。職工計職員一千人，固定工人近一萬人，合零工一萬人，計二萬一千人。

淮南鐵路已於戰時被日人拆毀，另建了一條由礦區直通蚌埠的鐵路（如果津浦路運量不增加，猶可應付，一旦增加，便有問題），由蚌埠轉入津浦南段入浦口。路的起點為蚌埠，直達水家湖，仍屬津浦；淮南路為水家湖至九龍崗、大通，再達終點田家庵。淮南路設有機車廠，每月可修車四十輛，機車廠有一二兩機械工廠及合作工廠，鉗工廠，工機場，工具廠，電氣室，內爐機工場，自日人接收者約三百多部，佔機器的三分之二，工人五千。田家庵有電廠，由資委會電業副處長單紀瞻主持，已開工為第一、第二廠，已領得行總發電機。

淮南煤礦，分三個區域：一是老淮南礦，即九龍崗煤礦；一是老大通煤礦公司，現稱為大通煤礦；（該二區共有三礦場，第一為大通，第二為九龍崗西礦，第三為九龍崗東礦。）三是田家庵八公山新礦，猶未採。宋子文聘地質學家謝家榮在各地勘測，原來兩礦（九龍崗、大通）藏量二億噸，但田家庵八公山新礦區却有六千噸藏煤，且屬單槽，計有十九層煤，厚三十公尺，距長江邊之裕溪口不過二百十四公里，可開斜井，運用機械採煤。九龍崗、大通、下窰計有九個煤井，直徑三十公里，寬三公里。九個煤井中有七個煤井出煤。八公山新礦，已計劃挖十四度半的斜井下去開採。淮南的產量二十六年為每月九萬噸，勝利後三十四年十月月產一萬二千噸，三十五年底六萬五千噸，三十六年七月月產八萬噸。

這個淮南煤礦，情形比較複雜，遠不如揚子電氣的有效率。因為其產權複雜，有大通、淮南二股力量。勝利後，因為是敵產，不分淮南、大通為一敵產單位，資源委員會一度擬往接收，但因為宋子文先下手為強，已接收經營，而且墊款開工，終於仍為宋的中國建設銀公司所有。按一般工廠向例，凡被敵人強佔者，即作為敵產，勝利後收歸蔣政府，原主不得過問，宋的揚子電氣及淮南是例外。在原產外，加上若干大通產業及敵人自各地搬來的財產。但自此資源委員會已插上一腳。淮南的復員資本是日本人留下的三萬噸煤斤。卅五年的煤價始終被燃料管理委員會扼緊，淮南的煤在浦口交與燃管會，每噸原價三十九萬五

千，但燃管會在滬售一百萬元以上。故去年該公司年底蝕了七億元，而且其所存審木由五個月用量減為二個月用量，麵粉由三個月用量減為二十天。三十六年底燃管會的管制更加緊，十月浦口交貨為八十四萬，但燃管會售予公用事業為九十五萬（差十一萬），工業用煤為一百十五萬（差三十一萬），而黑市上海已達四百萬元，南京亦為二百五十萬。煤的成本約一百萬，故淮南頗有虧累。淮南享受的特權，一是卅五年度獲低利貸款二百億，一是資源委員担保，已向四聯借了四百多億，開採八公山煤礦。

凡有官僚資本的地方，就有奢侈與逸樂，也有勞苦與死亡。淮南煤礦的高級職員享受極佳，如小洋房，搖頭電風扇，冰箱，人各一具。沾點邊兒的顧問，月拿四百萬的煤炭作為快馬費，故土著稱：『上有天堂，下有礦場。』黃泛區的地價為此輩新貴所哄起，由十六萬元，直升至四十萬元，淮南經理張子安一人置產數千畝，工頭輩亦發大財。有天堂，也有地獄。兩淮農民凡去挖煤的均稱為煤裏子，日夜兩班，各萬餘人。半為裏工。半為包工。裏工生活較好，每月一百五十萬，包工最慘。地下平挖，每工八千元（卅六年十一月），工頭僅發六千，扣了二千，下窰洞向上挖叫『掏天梯』，每工一萬二，工頭只發一萬，扣下二千，工錢由工頭『大櫃』發放，一個工頭每天得四千萬，也要孝敬上司。有一個工頭喬寶山，二年來置產二百畝。深達數十尺的窰洞，出口常常坍塌，封閉坑道，活埋礦工，動輒數十人。三號煤井就出過事情。公司對殉礦工人，一口薄棺，再給二三十萬元的撫卹金，路局職員和司機，貪污之法是勾結煤狗子，在蚌埠東西二處，將車開慢，以便煤狗子登車搶煤而去，淮南煤車每節車皮，均要損煤三噸。

淮南煤礦早在劉伯承陳毅將軍的威脅之下。陳毅會近抵蒙城，劉伯承會近抵霍邱，均不過數百里地。故淮南礦區亦在兩道鐵絲網和一個交警縱隊的保護之下。宋子文鑒於這種情勢，早向江南發展，卅六年二月，已接收江西的新樂公司經營的鄱樂煤礦的全部礦產礦權，改稱為江南煤礦公司。現在一部份仍用土法開採，一部利用機器，該礦的鳴山，洪門口兩礦，有員工千餘人，每日出煤六十噸至一百噸，成本為每噸五十四萬元，供銷長江與浙贛鐵路。

淮南煤礦，已非昔日風光，管理權支離破碎，而且青年黨的官僚資本，利用燃管會吃這老官僚資本，政學系通過資源委員會監督着礦產。再加之時局動盪，淮南隨時可能為解放區，故宋子文對於淮南已有鷄肋之嘆。（編者按淮南現已解放）

證券交易所及其他

上海的證券交易所也是中建銀公司的目的物。按其最初的計劃。中建銀公司投資的各事業，在招股不足額時，由公司墊購，經營成功後，即高價售出，而證券交易所為售出股票之機構，故非掌握不可。戰前證券交易所的股票半數為銀公司所購，正進行改組而抗戰爆發。勝利後，宋子文憑藉半數股權，仍然掌握證交，由其將股權讓渡國家銀行，而派與中國銀行有淵源之新華銀行總經理王志莘氏任總經理。宋氏對證交仍然為主人身份，王志莘二十五年秋因為證交生意不好，請宋子文開放遞交並且封閉各場外交易之證券號，宋訪上海市政府雷厲風行的執行禁令，卒致證交生意興隆，佣金日增，一反過去的蝕本而為賺錢。

戰後中國建設銀公司第一步事業為建立大規模橡膠廠，已成立中美橡膠公司，美方由美國橡膠公司 (United States Rubber co. 居美國四大橡膠公司的首席) 投資百分之五十，建銀百分之五十，預備將美國機器搬到中國來，就近取南洋橡膠，製造後，向各國輸出，為一規模極大的橡膠業托辣斯，出品包括車胎，膠鞋，各種貨色應有盡有，技術要達美國的水平。後來中國既行限額輸入制，生膠不能自由進口，遂改業橡膠進口，因為已獲有美國橡膠公司之獨家經理，所獲的配額不少，以此轉售各膠廠，利潤亦甚為巨大。

中建銀公司的將來

中國建設銀公司，實為一大規模托辣斯。在銀行學上，銀公司與信託公司 (托辣斯) 並無二致，都是集資代為經營，獲取企業利潤。建銀公司舉辦一個事業，可從中外拉股，自己只出百分之五十，即可掌握事業管理權，待其經營成功後，股票大為升價，再將股票售出百分之二三十，獲取巨利，同時其所留百分之二三十的股權，仍然可與管理人員配合，控制原有公司。如是，以極少量的資金，可以舉辦無數事業，結成一個康采命。宋子文曾說『既有揚子既濟的電，淮南鄱樂之煤，自不難以廉價之電力使上海南京漢口，構成電力網，發展我國中部工業。』可略見其氣概。

中國建設銀公司是極賺錢的。在廿五年十二月卅一日其所公佈的結算表看來，該年純益達一千九百四十萬元。其項目如下。

中國建設銀公司 (The China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資產負債表

資 產		負 債	
項 目	金額(單位：戰前元)	項 目	金額
現金	八,九二八,七七五	資本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各項放款	七,五二七,五六五	各項提存	二二六,八二四
投資	七,五〇四,四一二	應付未付各項	二〇,三二五,九二一
應收未收	六,七四六,六三九	其他負債	三六九,七三六
營業房地產及器具	一,五六七,八二四	本年純益	一,九一四,〇〇二
其他資產	五六一,二六八	合計	三二,八三六,四八三
合計	三二,八三六,四八三		

戰事爆發以後，該公司移至香港，宋子安等尚在美國，故總帳冊留美，分帳毀於太平洋戰爭時之香港，在戰時代理蔣政府購料等，贏利甚為可觀，一時尚未結帳，其數將更為可觀！

當卅五年五月，反美民衆運動的十萬遊行隊伍，經過江西路福州路口的時候，遊行羣衆所吼叱的美軍大廈，即是中國建設銀公司的建設大廈，這座大廈是美國人的活動中心，也是高等華人出入之場所。這便是中國建設銀公司的所在地。這個銀公司在是國際投資的橋樑，目前是華爾街的賞辦機構。它已在外國人心目中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字林西報曾經盛譽中國建設銀公司，其言有曰：「宋子文提議鼓勵外人投資中國，此為中國迫切需要之一，早在一九三〇年，外商如發現信用卓著、共負患難之華人對手，而無障礙之條件，即準備對華投資。一九三四年中國建設銀公司之創立，實乃承認當時之情勢，其後三年，外人與該公司合作計劃發展中國實業，而以建築鐵路為最著。如當時局面和平，相信該公司迄今必有卓越成績。」該報並譽宋氏為中國思想豐富之領導人物（三十六年九月廿日社論）。上海大美晚報評論認為「中國建設銀公司，對於中外資本之合作，無疑已闢一途徑，宋氏亦已完成此一事業。」（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社論）。社論中並述宋氏知道如何解除外人投資之種種限制，強調宋氏之健全思想，及「外人管理及業務監督」的重要。

宋子文在四中全會中獻產，有這樣的傳說：魏德邁離華時，嚴厲指摘官僚資本，CC與政學系羣起而

攻之，蔣頗爲苦惱，有一天與宋談話，悻悻然說：「別人都指摘豪門資本，如中建銀，孚中。宋盛氣之下說：『我捐出來好了，不果我還要看別人（指孔祥熙等）怎樣？』蔣在四中全会要興奮奮人心，順便提到宋子文捐產二千億元。於是宋子文便不能不自動出來捐產。經此一番洗脫，終於捐產加官，派任廣東省主席。實際上獻產並不損害他對中國建設銀公司的掌握與宏圖，其所捐股票爲中國建銀的三萬五千股，及在各五各公司股票，目前銀行股票（十一月）上海爲七十五萬，票面百元，升七萬五千倍，中國銀行每百元十五萬，升五萬五千倍，三億約合戰前三百萬元（按十萬倍計）在中國建銀所佔股權不過四十分之一，在其他各公司並未見多，即使政府中其他派系掌握了四十分之一（其實在這時候，誰敢逼人太甚，接收國舅財產），也不影響他老弟宋子安的總經理。如此建銀仍然牢牢掌握在宋家手裏，而且可以抗禦一切指摘與攻擊。」

如果宋子文的思想實現，則中國建銀公司成爲中國工業的主宰，將建立宋家王國，這王國將爲華爾街大亨的樂園。

第二章 宋財閥的金融實業

1. 中國銀行的攫奪

宋子文在金融界奠定基礎，是攫奪中國銀行以後的事。他是由財政，而買辦，而金融，再由金融而控制實業。在宋子文的王國裏，中國銀行實為第一台柱。民國廿四年蔣孔宋的聯合搶奪中國銀行，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陰謀之一。

中國銀行實際上為張嘉璈所有。張嘉璈是北洋時代最為精明能幹的銀行家，憑他數十年的經營，他達到了二個目的：一是中國銀行由官家銀行變作商業銀行，一是中國銀行放棄了代理國庫以後，其業務更為興盛，始終執掌金融界的牛耳。

自民六年起，張嘉璈一直任中國銀行的副總裁，總裁則由王叔魯（王克敏），馮幼偉循環繼任。自民六至十六年，股本增至一千九百七十六萬，而且政府把大部股票賣給商人，官股只有五萬元，不過四百分之一，實際上完全商辦。北伐成功之日，張嘉璈氏恐懼南京政府會把中國銀行的官產，加以沒收，於是將總管理處南遷。民十七年，他與宋子文打交道，一方面允諾由中行供應軍費，一方面希望宋設國庫銀行，放鬆中國銀行。南京的宋子文一方面創辦中央銀行，免為他人所制，另一方面不能不綏靖中國銀行，希望能夠由張統馭江浙財閥而供應軍需（十七年中行供應一億三千五百萬，交通銀行供應六千五百萬，充南京軍費，均超過該行資本），於是准許中國銀行不再成為代理政府公庫的國家銀行，而為特許國際匯兌銀行，但是宋仍伏下一筆。由政府投資官股五百萬元（因為還有五萬元，官股只交四百九十五萬元），商官股本共計二千五百萬，董事長由政府派，總裁改為總經理。張公權放棄了公庫任務後，放手做商業銀行，於是該行鈔票發行的準備金公開檢查，藉此樹立威信。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由股東會選出的商股董事為李銘，張公權，宋漢章，陳光甫，馮幼偉，貝淞蓀，孔庸之，徐寄廬，卡白眉，周作民，吳麟書，政府派定官股董事為葉琢堂，李清泉，陳嘉庚。商股監察盧鑑泉，薛敏老，張蔚如，顧克民，官股監察李樞連。常務董事為李馥蓀；張公權，宋漢章，陳光甫，馮幼偉，大半為張的人，財部指定李馥蓀為董事長，總經理則推定張公權。中國銀行的業務，進展很快，央行始終隱乎其後，例如民廿一，廿二年兩銀行的業務情

形如下：

中央銀行

年份	實收資本	公積金	現金	存款
廿一	10,000,000	7,405,559	89,332,511	153,991,388
廿二	10,000,000	15,847,321	32,708,334	237,154,807
廿三	10,000,000	3,698,000	62,618,000	219,885,000
	放款	有價證券	純益	資產總額
廿一	97,741,867	330	11,961,933	219,286,912
廿二	142,843,709	326,865	10,734,214	363,561,179
廿三	85,163,000	15,444,000	14,822,000	478,140,000

中國銀行

年份	實收資本	公積金	現金	存款
廿一	24,711,700	2,326,744	128,206,101	476,581,052
廿二	24,722,100	3,056,006	122,659,981	539,284,526
廿三	34,000,000	放	有價證券	資產總額
廿一	33,891,26	64,544,446	1,847,949	804,993,036
廿二	35,388,608	32,018,846	1,933,975	910,329,392
廿三	42,951,175	86,981,599	1,933,327	975,650,000

廿二年中國銀行比較中央銀行，現金多百分之五十，存款多一倍許，放款多一倍許，有價證券多一百五十倍，資產多近三倍。因此中國銀行始終是領導的銀行，中央銀行的存款放款都不及它，甚至鈔票的發行，亦呈劣勢：

廿一年十二月

廿二年十二月

廿三年十二月

中央銀行	三九,一四五,三六〇	七〇,二七一,五四二	八五,三三九,三〇〇
中國銀行(滬區)	一一二,八七二,二七四	一一二,一三〇,五二七	一三六,八六八,三〇〇

廿三年中國銀行全國鈔票的發行，即達二億○四百萬，較中央銀行多了二倍半。在這種情形下，江浙財團仍然控制了南京的命脈，那時是江浙財團最肥的時期，也是南京最窮蹙的時期，因此中國銀行必罹災禍。孔纔宋子文上台，南京愈形拮据，宋子文發的公債太多了，金融界吸收飽和，再不能承收。江浙財團要借錢給他，也不容易，因為超過了他們信用能力的限度，成爲強弩之末。二十三年各行投資南京政府達八千七百五十萬元，其他各種祕密貸款尚不在內。而央行被政府透支了一億三千萬，已搖搖欲墜了。蔣又不願經營江南一隅，而且不斷南征北討，軍費又激增（二十三年預算二億五千七百萬），孔以租稅政策代替宋的公債政策，大事搜括，適逢其時，美國收購白銀，壓迫南京向美元低頭。於是上海通貨收縮，銀根大緊，工商倒閉。在二十三年冬廢曆年關上海銀根奇緊，廿四年工商不景氣，南京借不到債，空前拮据。孔不能不組織財政顧問委員會，聘張公權爲副主席，又聘唐壽民、貝淞蓀、李銘、陳光甫分任各組主任委員，向江浙財團移樽就教，張公權這位老練的銀行家，知道南京的軍事冒險，已使收支不平衡，不是穩健的做法，就不願意多投資，因此每次南京發動救濟工商，或籌措內戰費用時，張均表示遲疑，不大好商量，一個是窮極無聊，一個是家財萬貫而慳吝不與。

於是孔宋郎舅祕密籌議，在對立而爲合作，然後雙雙聯袂於廿四年二月廿八日赴漢口，會晤戎馬倥偬的另一郎舅。在孔而言，早即欲將中國銀行置於政府控制之下，宋在台下，弄中國建設銀公司苦無資金，正垂涎於這江浙財團的寶座。在漢口的蔣，『極避其議』。於是二位郎舅又雙雙東返，準備一切，其間外界知者絕少，即政府中人亦不甚明瞭。三月十九日在孔在政院提議通過，廿日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廿四年四月一日發表的『廿四年金融公債一萬萬元』，名爲救濟金融恐慌，『充實銀行資金，撥還墊款，鞏固金融，便利救濟工商業。四千萬償還央行墊款，三千萬撥中央銀行增資，二千五百萬撥中國銀行，一千萬撥交通銀行，作爲增資之用。』汪精衛院長說：『三行之增加官股，絕無縱橫捭闔之意存乎其間。』但蔣在貴陽的說話却更坦率：『三行之增加官股，即統制經濟之實施。』中國銀行資本原爲二千五百萬，一旦加二千五百萬，即官六商四，當然歸政府所有。交通銀行早爲孔所籠絡，其目標全在中國銀行。中國銀行的張嘉璈事前一無所聞，聞訊驚愕。財部的所謂增資，祇是一紙命令：『查該行資產負債總額與資本總額，比率失衡，應及時充實資本，查原有資本二千五百萬，內官股五百萬應再增官股二千五百萬。隨文發給二十

四年金融公債二千五百萬元預約券五紙；仰即填具二千五百萬元官股股金收據送部備查，並將中國銀行條例修正。『蔣只給一紙公債，不撥一個現金，即佔有了中國銀行。張嘉璈與北洋軍閥打交道，從不會碰上這樣凶狠的做法。他氣憤成疾，並隱示異議。政府又發表張嘉璈為央行副總裁，叫他有一條退路。廿四年三月卅日中國銀行股東會，一切均如政府預定進行，李銘董事長慷慨辭職，要求官股只加一千五百萬元，使官商各半，使將來商股也許可以捲土重來。這點孔宋總算答應了。』

中國銀行的新官股董事為宋子文、葉琢堂、錢新之、杜月笙、吳達銓、席德懋、宋子良、胡筆江、王寶倫、官股監察為李覺、趙季言、王延松。商股董事選出的為馮耿光、張嘉璈、宋漢章、陳光甫、孔祥熙、徐陳冕、李銘、卞壽孫（字白眉）榮宗敬、周作民、貝淞蓀、周宗良、商股監察為盧學溥、張蔚如、顧克民、薛敏老四人。新董事會四月一日開會，董事長李銘辭職，張嘉璈也辭常董，立即照官方授意，改推宋子文、王寶倫、錢新之、葉琢堂為常董，連同商股常董馮耿光、陳光甫、宋漢章、共為七人。孔財長立即指定宋子文為董事長。宋子文在中國銀行原來早就有一根綫，即是中國銀行天津經理卞白眉，三月二十六日即赴上海與孔相晤，據說『對中行改變有特殊貢獻』。宋拉宋漢章及陳光甫就總經理，他們免死孤悲，均不就，故由宋自行兼任，後來經卞拉攏。宋漢章因原任張的上司，後來被壓，早有嫌隙，故於廿四年仍就總經理。但組織上原來董董事長為虛職，總經理為實職，現改董事長為實職，總經理形同僱員，條例為『總經理由董事長會同常董，於董事中提選同意聘任，呈報財部核准』。總經理既非常董，自然要聽命董事長，此即所謂董事長制。

中國銀行於是成為第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也照辦加資，原資一千萬，內官股一百萬，現加為二千萬元，官股一千一百萬，董事長胡筆江，總經理唐壽民，改組連任，唐純為陪客，因唐壽民早已投靠孔、宋。三行統制以後，中交二行財產，盡為國府外庫，改組後不久中國銀行即奉令調大鈔運重慶貴陽，充剿共軍費。至於金融救濟，直至六月廿七日只放了一百五十萬元貸款，可見金融公債官樣文章之騙人。另一方面江浙財閥自此走入了厄運，金融恐慌益甚。例如中國銀行廿四年六月一日成立儲蓄部，拉攏儲戶，甯波商業銀行和江南銀行倒閉，四明、上海銀行均告險惡，即為金融統制下壓迫商業銀行的措施。政學系中之吳鼎昌、周作民、錢新之、唐壽民等北四行一流人物也會由國聞周報稍發牢騷：『案趙孟能賤，趙孟能賤的』

道理，誰也道不出一個不字，今後問題，祇看三行成一色以後，政府能否善用其權，爲民造福，」(二十四年四月一日)但實則北四行樂得看南四行垮台，使北四行能在南二行官營以後，插足上海金融。

宋子文在中國銀行董事長任內，自廿四年到卅三年爲期九年。這期間，他在中行打定了基礎，過去的中國因爲張馭人過嚴，不得人心現，現在盡成爲宋系的人。其中比較有名的計有點綴門面的宋漢章，南派的貝淞蓀，北派的霍亞民、束雲章、潘仰山。這是宋以後的內閣人材。

宋漢章爲浙江餘姚人，現年七十六歲(民國三十六年)，早年失學，出身微寒，刻苦學英文與銀行，五十年前，他即進中國通商銀行，後入北京儲蓄銀行，清末入大清銀行，任上海經理。民元，大清改爲中國。民五年袁世凱稱帝，五月二日下令中交兩行停兌，擬提現金作登基費用。上海分行宋爲經理，張嘉璈副理，組織股東聯合會，將行產交律師，十二日起鈔票照兌，這才奠定中行信用。接着津行漢行亦照兌。因此中國的鈔票信用特好，尤其是滬行。(廿四年發鈔一億，其中七成爲滬行。)其後，張嘉璈彙緣張嘉森(君勳)關係，而得梁任公財長(民六)之助，任爲副總裁，並改作半商業銀行，此後十年張嘉璈君倚亦商亦官之訣，中國銀行大發展，而宋漢章對少年新貴側目而視。宋子文進中國銀行，他才任總經理。宋氏年邁，耳順目矇，但每日必清晨到公。後來更辦保險公司，每遇火起，星夜起身到晒台上觀測火侯及風向。此公以下層出身，性甚豪邁，能牛飲烈酒五斤，雪茄數盒。生活則簡樸，國貨棉袍，家務自行操作。

貝祖詒，字淞蓀，五十五歲，生於江蘇吳縣望族，蘇州東吳大學及唐山工學院畢業，民二入上海漢冶萍公司統計部工作，後入北京中國銀行，任小記帳員，逐級高升，民五爲廣州分行營業主任，民七年爲副經理代經理，民八爲廣州分行經理。後調香港分行經理。其間與廣東財長宋子文結納，故宋會一度邀任漢口央行職務，貝未肯就。民十六年爲上海分行經理。以後遂成爲江浙財閥之幹部，曾任上海工部局華董、民廿代表商會出席華盛頓國際商會聯合會議。廿二年又出席倫敦世界經濟會議。其時貝兼任中國銀行新創的國外部暨信託部的經理，完成其國際匯兌特許銀行的任務。貝對外匯經營，有其特長，業務之熟悉，爲中國僅見。他曾隨宋子文赴美交涉棉麥貸款。抗戰爆發後，升任總行副經理，民廿八年任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委員，在港渝之間來往。卅一年會因宋之提攜，有倒宋漢章而任代總經理之勢，惟爲北派的霍實樹反對。卅三年隨孔出席布里敦橡樹會議，又爲國際通商會議代表。返國以後，自稱肺部有小黑點，而息影重

變的上清寺，以避霍的鋒芒。但是後來一旦央行總裁任命發表，却力疾從公。貝氏為蘇州人，語極燕軟，短小精悍，為一個外圓內方又穩又滾的銀行家，為宋子文在中國銀行中最高賞識的人材，亦為中行上海及港粵幫的領袖。

中行南派另一人物為席德懋，字建候，江蘇吳縣人，現年五十餘。他的父親為匯豐銀行職員，有實辦淵源，席進銀行界已三十多年，曾任宋時代的央行業務局長，後來則為中國銀行董事，長駐在紐約，管轄中國銀行海外分支行。他為宋在海外的重要代理人，現任央行理事，國際貨幣基金會中國代表。席之弟席德柄，曾任中央造幣廠長，財政部復興貿易公司總經理，現在上海最大麵粉廠阜本的總經理。席弟為郵傳部工業學校畢業生（即交大前身）留學美國麻省理工大學，英國伯明罕大學。

徐維明及陳長桐均為南派人物。徐字廣遲，現年四十九年，清華大學畢業，為哈佛的銀行碩士，十九年為中國銀行業務稽核，廿五年為渝行經理，在渝會組中國聯合煉糖公司，四川榨油廠，及建國造紙廠，均任董事長。勝利後代表中國銀行來滬接收正金、德華銀行，現任上海分行經理。陳長桐則為中國銀行國外部經理，為宋貝一手培養。

北派領袖為霍寶樹，字亞民，生於公元一九〇四年，廣東新會人，曾留美，歷任中央建設委員會主任秘書，設計處長，中國銀行的天津分行經理。中國銀行的鈔票發行以滬津為中心，天津地位極重要，且傾全力於實業，氣魄特大。在重慶時，因北派實業內遷，力量甚大，總行多賴西安各行維持，於是實力傾壓南派，霍亦任為副總經理，而兼總稽核，排擠貝葆淞，甚為成功。曾為行政院救濟總署署長。

束士方，字雲章，現年六十四歲，江蘇溧陽人。渠為中國銀行天津分行副理，為宋系在實業界的巨頭。戰前歷任中國銀行天津、西安分行經理。其下大將為潘仰山，均為中國銀行北幫的主將。

中國銀行南派着重做外匯，做公債，北派着重實業。由於通貨膨脹、南幫多賺外匯，北幫則有工業基礎。真正能够幫助宋子文實現其金融資本王國，囊括工業者，却是北派。

中國銀行最大的實業，為豫豐紗廠。民八年，穆藕初辦豫豐紗廠，在鄭州裝置了五萬六千四百四十八錠美製紗機，二百三十四台布機，五千六百錠綫機，另發電機共三千五百瓩。豫豐在內戰中虧蝕了，欠了中國銀行的債。廿三年就被中國銀行接收。總經理為束雲章，後為潘仰山。中國銀行源源接濟的結果，潘

仰山認爲如無七七事變，可以增至五十萬錠。二十七年拆遷，中國銀行貸予一千八百餘萬元，全部機件均已搬出。二十八年開足一萬錠，分設重慶合川等地，三十五年並擬遷紗錠到新疆。豫豐存棉最多，恆常佔渝市各廠之半，紗錠爲全川之冠，約四萬錠左右。後另定三萬美製紗錠，設第二廠於合川。中國銀行爲了使豫豐有充分的原料，爲豫豐購卡車五十輛，成立運輸部，從事運輸棉花，同時辦了幾個酒精廠，以供應燃料。這個紗廠極其賺錢，爲中國銀行後方主要營利事業。現在仍開工三萬錠，爲後方唯一賺錢的事業，日產卅萬包棉紗。

東雲章戰時任中行西安分行經理，致力於甘肅雍興公司的經營，三十二年此機構已發展到了十八個單位，包括各種造紙、皮革、鋼鐵、印刷等工業。憑此，東氏三十四年當選爲機器紡織工業聯合會（紗聯會）的理事長，並任棉業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戰後他出任了紡管會主委，中紡公司總經理。

中國銀行的附屬事業，有民廿年創辦的中國保險公司，中國人壽保險公司，中國物產保險公司，以宋漢章爲董事長。

戰時中國銀行又於卅一年增資兩千萬元，共計爲六千萬元。此爲孔祥熙攫奪中國銀行的步驟，卅三年孔兼任中行董事長，但三十三年反孔之聲四起，孔的財權已成強弩之末，不敢再動宋的人，故一仍舊貫，仍然宋家天下，孔下台宋上台以後，中國銀行的勢力更形鞏固。現任董事長孔祥熙，常務董事爲宋漢章、宋子文、徐堪、陳輝德、郭錦坤、莫德惠。董事陳其采、吳忠信、吳鼎昌、席德懋、徐青甫、貝祖詒、卞壽孫、王寶崙、鄒琳、錢永銘、宋子良、王孝賚、李叔明、張嘉璈、金國寶、李銘、杜鏞、徐陳冕。主席監察俞鴻鈞、常駐監察劉攻芸，監察王延松、嚴莊、陳芷汀、尹任先、趙季言、盧學溥。宋系人物仍佔過半，同時老北洋時代一流人物及江浙財團人物，漸漸爲南京各系新貴所代。卅五年盛傳中國銀行的商股又將二千萬增至四千萬，這將爲宋系準備將官股攫爲商股，要在中國長居久安的打算。

中國銀行外匯存款之多，在國內首屈一指，計有七千萬美金。其在國外的分支行遍及紐約，夏灣拿（美），倫敦，曼谷，星加坡，吉隆坡，檳榔嶼，巴薩維亞，雪梨，加爾各答，孟買，客拉齊（印），仰光，西貢，海防十六處。中國銀行與宋子文，幾成一而二，二而一，其潛勢力之大，無人可與比擬。

2. 廣東銀行

廣東銀行是宋子文民二十五年收買的私營銀行。該行成立於民國二年二月，為美國僑資銀行，當時實收資本二百萬港元，十五年增為八百二十萬港元。該行業務發達，儼然為華僑銀行中之中央銀行。例如民十九年，該行的公積金達一百萬港元，存款二千八百萬，匯款四百四十五萬，純益一百四十二萬，總營業四千五百五十四萬港元。民廿四年九月受世界經濟恐慌影響，以港幣八百七十五萬元資產，對港幣三千二百二十萬元的負債，宣佈倒閉，二十五年十一月宋子文投資加以改組，資本增至港幣八百七十萬元，實收為七百七十六萬一千七百二十元。其中第一優先股二百萬元，第二優先股四百六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元，舊股作為普通股，一百〇八萬三千二百元，其業務由僑匯而加做進出口押匯，獲利甚巨，卅六年二月計有公積金三百萬港元。此外尚有投資及其他準備金四百餘萬，全行資產為港幣八千萬。此次改組，宋參加股份僅二十萬元，霍氏兄弟以估資本大過宋數倍，但大權全操在宋手。改組後的董事長為宋子安，董事為吳鐵城、郭順、唐海安、孫科、霍寶材、林炳炎、李炳超、胡筠莊、勞敬修、霍亞民、胡惠春、李樹芬、李菲候、江筱呂、陳鑑波、潘銘新、陳國儀、吳浣卿、霍寶開、張福運、袁純初、徐廣遲、霍寶蔭。總經理袁純初，協理霍寶材、梁冠榴、經理陳善明，副理雷勗民，襄理林賢、陳建明。該行舊金山設有聯號，二十六年五月以美金一百二十五萬元開業，贏利甚巨，其會計獨立，未計入總行資產。該行舊金山分行經理鄺光林，廣州分行為陳玉潛，上海分行汪智湧，澳門分行傅厚丞，漢口分行何家焯，暹羅分行李寶鑒，台山分行李渠，汕頭分行謝通芳。

該行負責人，為中國銀行分出來的人，尤以霍寶樹兄弟為多，這個廣東銀行，在戰前廣州等地吸收存款，抗戰爆發後一律停業，而存款則被宋家運用來大買外匯，存款人前往取款，以帳冊不全拒付，戰後則聲稱以一償一，戰前廣東銀行總經理鄧勉仁氏，乃宋系人，太平洋戰後回至內地，即被孔祥熙以通敵罪槍決，轟聞此乃孔對宋之示威云。

3. 旁枝的新華儲蓄銀行

新華銀行是宋的另一旁枝。新華銀行原於民五年由中國交通兩行撥款十五萬元成立，提倡儲蓄。袁世凱稱帝時，擬改為帝國國家銀行，委託其代發新華儲蓄券一千萬元。民六年袁氏失敗，遂與政府疏遠，在天津設行，招集商股，增資為五十萬元，民八以後增資至五百萬元，業務漸發達，有四季儲蓄，公共儲蓄

，民十五年改爲新華商業儲蓄銀行。民十八年因爲日寇沒收新華繳存担保品日金九六公債數百萬元，新華一落千丈。這時又變爲官家銀行的囊中物。民十九年股東決議改推中國交通二行派員主持改組，將原有資本，折爲十分之一，另由兩行增資收足二百萬元，改推王志莘爲總經理。中交兩行將新華遷至上海，同時改爲信託儲蓄銀行，以便在信託與儲蓄上，與本國商業銀行及外國儲蓄會競爭。新華銀行的組織上，商業銀行、信託部、儲蓄部三部分立，例如三十五年會計上，信託與儲蓄部各列資金三百萬元。商業銀行部份四百萬元。儲蓄存款及信託款項，全體董事及總副經理負連帶無限責任。王志莘氏將公共儲蓄貸款四季儲蓄停辦，儲蓄券收回，另列新華人壽儲金，證券部，小額信用貸款，建屋貸款。上海，新華等銀行均賴運用小戶儲金起家，在大財閥大軍閥自有銀行之際，集小成大確是一種聰明手法。目前該行上海有十個辦事處，一個倉庫，另設十二分行，總行三十六年遷於江西路沙遜大廈，改爲新華大廈，形勢迥非昔比，該行三十六年五月有存款四萬億元，放款一百六十億元，每日票據收解數字頗大，日達千億元以上。

該行總經理王志莘爲一苦讀出身人物，四十八歲，生於上海，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先在黃炎培職教社工作，後入工商銀行任儲蓄部經理，二十年轉任新華銀行總經理。王氏在前期爲張嘉璈所賞識的人物，二十年改組新華，即係張嘉璈之推薦。後期則爲宋子文的人。在重慶時則孔亦頗加重視，會令創辦聯合票據承兌所。戰後宋登台，重用爲上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

新華銀行董事長爲馮耿光，即馮幼偉，早年中國銀行的總裁，現任廣東銀行董事，今年六十五歲，廣東番禺人，係日本陸軍學校畢業。常董爲中國銀行的宋漢章，與交通銀行的錢新之，及張公權，卞白眉、趙隸華、霍亞民、王志莘、孫瑞璜。監察爲戴志騫、莊叔豪、湯筱齋。孫瑞璜爲副總經理，江蘇崇明人，四十八歲，清華畢業，後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曾爲南京建設委會總稽核，及郵匯局會計處長，民十九年加入該行。

新華滲入上海工商業的力量甚深。如王自己兼任中國國貨公司，中國絲業公司，久安實業公司的董事長，任各公司的董事更多。孫兼任美亞綢廠董事長，中國絲業公司常董，萃衆製造公司董事長，國貨公司董事，利亞實業公司董事，大華綢業公司董事長，鴻興織造廠董事長，科學化工廠董事長。滬行經理徐振東曾任永業地產，景倫紡織，九福製藥，吉美食品的常董，及通惠地產，建安實業，新豐保險公司監事。

4.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及其他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本為一間純粹的民營工廠。遠在光緒卅年間，我國發生一次「馬關夏」辱華事件，國人羣起抵制美貨，不吸英美烟。香港商人簡照南兄弟於是集巨資，設立南洋烟草公司，聘請日本技師，在港設廠。「馬關夏」事件平息後，該廠亦隨之停工，後由簡氏兄弟自辦。民四年，歐洲大戰，歐美商品無法輸華，國內輕工業極為繁榮，南洋公司亦扶搖直上，同年其無限期公司呈准在農商部註冊，資本一百萬元，民七年增資為五百萬元，改為有限公司，總公司設於上海。民八年再增為一千五百萬元。漢口，廣州，重慶分公司亦先後成立，其後又在許昌，坊子等地設購菸葉處，自設廠房烘焙。

早在光緒廿年間，英帝國的大英烟草公司（即現在英美烟公司）已在上海設廠，民國元年至十年，先後在漢口，青島，天津，東北各地設分廠，又在河南，山東各地設立收購處及焙烟爐。大英烟公司僱用工人達一萬五千餘人。月出香烟十萬餘大箱，三十餘年間，整個華北香烟市場都在大英掌握之中。當南洋公司異軍突起，隨大英公司所到之處亦紛紛設立據點，因此頗成為大英的勁敵。民五年至十年間，大英用諸多方法打擊南洋，壓迫南洋，其後又提出收購合併的方案，誘迫南洋公司接受。但簡氏兄弟是富有愛國熱情的工業家，不願意接受大英的條件。南洋雖受英美烟之傾銷，而感到無法發展，但有幾次愛國運動做成了南洋發展的機會。民十四年，五卅慘案發生，國人羣起抵制日貨，南洋此時營業極為發達。其次，歐戰結束前後，亦為南洋之全盛時期，每年溢利幾達五百萬元。當時簡照南氏之豪華氣派，捐助救濟，慷慨大方，是喧傳滬上的。十餘年前廣東大水災，南洋公司藉此以為大肆宣傳機會，自置輪船，載運糧食，回鄉救濟災民，至今膾炙人口，可想見當年力量之雄厚。

南洋公司怎樣落到T V宋的手上，是耐人尋味的。據說有下列兩個原因：

第一，民元以來，經過幾次偉大的愛國運動以後，民族資產階級有機緣在沿海陸續建立了他們的小型工業，可是中國的統治階級對於這些工業，却從來沒有注意保護過，反之，由於處處仰承帝國主義的鼻息，其經濟政策無不縱容舶來品及外資在中國市場上馳騁，南洋所受大英公司的脅迫，就是如此造成的。其次，由於要解救統治階級的財政危機，就不斷向廠家增重賦稅，或敲詐勒索。換句話說，對民族資本，更極盡破壞之能事。

第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之發展，並沒有擺脫封建殘餘的氣質，本身往往保留着一個封建家族的組織。愛國運動形成了它客觀上發展的條件，但它又緊緊地被封建殘餘拖着，當南洋公司徇爛之際，其內部亦漸呈腐化，骨肉之間，互相爭權奪利，內部管理腐敗，經營保守，所謂「富無三代」，就是這個最好的說明。

外有外資及統治階級的壓迫及破壞，內有家族的傾軋，於是T V宋就乘人之危，不費吹灰之力，把南洋公司拿到自己手上來。

經過是這樣的：民十二年簡照南逝世後，簡氏親戚屬人數甚多，當其業務發展時，皆羅致於公司內，有些就盤據要津。但這些統統子弟，根本不懂得經營管理，只是藉着這個機會，大事揮霍，於是業務雖盛，並沒有通盤策劃來奠定其發展的基礎。有一次，會因定購巨量美烟葉，弄到資金週轉不靈，以致借入巨額外債而受債權人扼制。民五至十四年，南洋最高之營業額年達五千餘萬元，其購料，推銷，廣告，包工等各項佣金，數量之鉅，至為驚人，南洋雖然算是現代企業的組織，但經營及管理並不是現代的。機構龐大，部分當權者各懷私心，積弊重重。聞簡氏至親，竟有另組烟公司與南洋相抗衡者。大英公司就將破南洋這些弱點，到處擊敗南洋。另一個致命傷，就是政府對捲烟不斷增加烟稅，故在民廿年後，南洋將註冊資本改爲一千一百二十五萬元。股票額每股由二十元減爲十五元，然而市價竟低至三四元，與昔年每股市價會漲至四十元以上者，相去何止十倍。

民廿二三年T V宋正是中國財界炙手可熱的紅人，藉着國舅身份及財政部長的權威大肆搜掠金融工商實業，適逢其會，被他洞悉南洋內幕，正思運用高明手法，乘機侵入，而簡氏亦內感家庭糾紛，外受政府壓迫，願忍痛讓股。民廿六年春，宋氏向廣東銀行支了一百萬元現金，以每股五元之低價，購入股票二十萬股，相當於簡氏所佔股份之半數，簡家的股權則無條件可供宋氏運用，從此，實際上南洋的主人就是T V宋了。此時，南洋公司之現金尙遠港幣一百數十萬元，宋氏全部控制南洋後，這筆現金立即可以運用。這樣一來，宋氏竟不費吹灰之力便攫得了價值千餘萬的南洋資產，在豪門資本侵奪民族資本中，是最典型的例子了。

T V宋劫奪「南洋」後，不久中日戰爭爆發，滬廠即燬於八一三的炮火，漢廠停工，一部份機器運渝

設廠，港廠則增加生產，應付華南及南洋各地需求，直至日人佔領才被迫停頓。爾時，後方淪陷區資產非但沒有損失，且憑着T V宋化公爲私的戰術而發了一筆大財，僅香港一地，南洋所接收的敵產烟葉烟紙等即可製造成品三千箱，而宋以上海各地所接收敵僞產業亦分一半與英美煙公司爲交換條件。

勝利後，三十五年六月二十日，該公司已增資至五千六百二十五萬元，三十六年冬又擬增資至二百億元。現任董事長爲宋子安，董事爲潘銘新，簡玉階，簡日林，杜月笙，潘吉濃，奏穎春，胡筠莊，簡敏軒，宋子良，程叔度，周壽臣，簡稚川，張竹璜，馮炳南，監察人勞敬修，簡陳季荏，郭禮安，總經理潘銘新（即揚子電氣公司總經理），襄理倪光華，簡秉仁，總務主任楊李忻，業務主任屠琮廣，財務主任候安華，廠務主任鄭兆祁。該公司設分公司於廣東、福州、四川、漢口、香港、製煙廠分設上海、香港、漢口、重慶。目前新出香煙爲銀行牌、黃金龍、白金龍、千秋等牌。

三十五年一年間該公司滬漢渝三廠全年共製銷各牌煙一萬五千餘大箱，計貨款法幣九十二億餘元，港廠製銷各牌煙一千四百餘大箱，計貨款港幣一百五十餘萬元。如果國內局面穩定，原料來源不斷，就其目前設備而言，每月可產八千五百大箱，但該公司今年之生產計劃，預算只爲三萬五千大箱，

戰前該公司所用之原料，一部份爲美煙葉，一部份爲山東河南的烟葉，後者戰後因內戰關係，來源幾告斷絕，即使購到了，質料亦劣，故絕大部份俱用美葉。南洋既在T V宋控制之下，是宋私產的一部份，取得外匯自然方便，該公司去年進口煙葉配額，計獲得一千六百餘箱，共值美金一百三十餘萬元，因爲照三三五〇匯率，早經結付遠期外匯，故從匯率方面，獲利不少，此外，在經濟部獲購平價配售與各廠之許昌及山東葉，價格相宜，該公司又配得六十萬磅左右。

凡是T V宋所控制的事業，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掠奪國家和人民的財富。在人民的鮮血之上，建築起豪門的財富金字塔。這就是說，豪門資本是不用着自己本錢做買賣的，其所有的資金都是運用四行貸款。南洋在美之外匯資產計有二百餘萬美金，均爲戰時之逃資，宋運用它在美國購買股票圖利，而國內資金週轉則運用四行低利貸款，真是一本萬利。

三十五年度，該公司向四行各項借款及透支總數已達三十億元，較之三十四年底借款增加甚鉅。借款

的方式，則巧立名目，如修理費，舊屋抵押，擴充機器設備等等，因此雖然四聯總處一再對捲烟業視為奢侈品，貸款甚嚴，而南洋仍然可以利用銀行資金，以供業務週轉。

該公司前年所購進大量美葉，共值美金一百餘萬元，但實際用去該公司自備美元的不過四分之一，其餘四分之三，俱由央行所供應。去年七月間，中央日報曾裝腔作勢質問T.V.宋前年在行政院長內，把五億美元用到什麼地方去，這裏就有鐵的事實來解答，可以說，用到T.V.的事業中。

前年該公司國內部份銷煙盈利計獲毛利十一億零六百七十六萬餘元，其他盈利二十二億八千五百一十萬元，合共三十三億九千一百八十六萬餘元。除開支外，淨益八億八百八十三萬餘元。國外部份，淨利計共四十九萬餘港元。資產總值之增加，國內部份計增五十三億三千八百五十萬餘元；國外部份計增港幣三百四十二萬餘元。

勝利時，宋以行政院長的身份，對南洋處處維護。本來在重慶有兩家烟公司，一為南洋，一為華福（孔系盛蘋臣辦），復員後南洋立即獨佔鰲頭，在重慶一廠維持了六部大機器，另在漢口接收了日本人的華中菸草公司。華中菸草公司固劫掠了一部份南洋的產業，但它是掠奪漢口各烟廠而後組成的，宋却把它全數囊括，於三十五年交與南洋，其中有大型機器六部，次要機器極多。此外，宋子文又將漢口和青島敵人所積聚的六批煙葉原料（在三十五年值數百億），撥給南洋。敵偽烟葉本應過稅，宋又下條子免行補稅，計免去十六億稅款之多！南洋之得有今日，完全是宋子文之扶掖。南洋在滬只有一部機器（委託別家生產）。然而其三十六年第一季烟草進口，傳說佔有進口限額的四分之一。

工業方面，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外，宋氏還通過中國銀行掌握濟南仁豐紗廠，昆明的雲南紗廠，衡中紡織公司，成安紡織公司，又通過中國棉業公司租辦上海恆豐中記紡織新局。在重慶還辦過協和製藥廠，及與孔合作的中國毛紡織廠，大中國火柴廠，由宋子文任董事長，劉鴻生任總經理，又在香港設立過中國汽車製造公司，後遷渝。

商業活動方面，宋子文於廿五年組中國棉業公司，自任董事長，資本五十萬元，二十六年增為二百萬元，廿六年五月增為一千萬元。二十五年買賣棉花達千三百萬，純銷紗布五百萬，其他委託業務約三百萬元，共計二千萬元。又華南米業公司成立於民廿六年四月，資本一千萬，流動金二千萬。二十六年四月會

組中國國貨聯營公司。在香港還有一個中國物產公司。

第三章 勝利以來的宋財閥

1. 宋的東山再起

抗戰時間，宋子文留居美國的時間頗多。在抗戰前期，曾經協助中國對美借款，先後成立了幾筆貸款。然而，這不是宋的功勞，而是抗戰人民血汗辛勞所致。他因孔在中樞把持，遲遲不欲歸。

宋是剛愎自用的人，在美國時期，他憤怒於羅斯福宴會席上座次胡適之下。他當了外交部長，而且後來把他的親信魏道明派為駐美大使，從此在美國，宋可以一呼百諾了。

宋以敵視的眼光，注視十年宰相孔祥熙。國內傳來種種不滿孔的情緒，使他愉快，而且加以冷嘲。於是一般美國人以爲他變成了自由份子，甚至有人把他列入香港民卅年時組織的民主自由同盟，他曾加以否認。

抗戰後期，他以外交部長的資格回到重慶。他回到了重慶，便轉述美國的輿論怎樣批評蔣孔當時的財政經濟政策，引起蔣孔的不快，官運更不亨通。外國記者稱之爲自由份子，他在美國的聲望反而提高了，每一個由美國來到中國操縱幕後的人物，對他都不能不另眼相看。民卅三年初，孔受輿論的壓迫不能不暫斂鋒芒，退往美國，三十三年冬宋子文便乘機而起。人民恨透了孔的腐敗貪污，飢者易爲食，因此對於宋都抱着一種期望，重慶便在改組政府的好名義下，把宋子文做了代院長，然後升爲行政院長。同時陳誠出任參謀總長，而將何應欽他調。

2. 重慶政府打開了

宋子文在抗戰末期上台，他對抗戰經濟只有一件「貢獻」，就是黃金存款征收四成。按黃金存款，政府共售出一百六十二萬四千八百四十四兩，政府將黃金運到時，黃金市價已超過售出時價二萬元或三萬五千元數倍，約達十七萬，宋子文主張加以征收，三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決定征收四成，預計可征得一千五百億法幣。黃金存款戶百分之八十以上爲不滿五兩的小存戶，大倒其霉。如卅四年四月存入爲三萬五千元，這時官價爲十七萬元，扣去四成，尚有十萬元，但接着勝利到來金價跌至八萬，扣去四成，只剩四

萬八千元，連拆息都划不上。同時宋子文對川滇的美金糧券亦延不兌現。南京政府過去對北洋軍閥所發內債均一律承認照付本息，以此培養債信，然後才有大量公債發行的可能。宋子文此舉，便宣告了公債及儲蓄政策的破產，喪失了債信。當時給他捧場的正是傅斯年、王芸生一流人物，傅還解嘲說：『君子可以欺其方。』哀哉此種『君子』！

勝利來臨的時候，宋子文發現自己或重慶政府都變成了暴發戶，因為抗戰八年不但沒有把它打窮，而且把他們打闊了。第一，國難財的積累，極其可觀：美金方面美國幾次借款都未完全支用，剩餘甚多，美財長摩根韜尤於三十三年三月一日起每月撥還美軍駐華墊款三千萬美元，至勝利時為十七個月，計有五億一千萬美元。此外國家行局存款亦不少，總計達九億美元。黃金自美國買來，以一萬萬美元買了五百六十餘萬兩，黃金政策出售二百七十九萬兩，扣回來四成約六十四萬兩，尚存約四百二十萬兩。第二，勝利財更出乎意外之多，其中敵偽工廠與物資絲毫沒有損毀，估計值百億日金，合當時十萬億法幣（那時每年預算不過一萬億元），此外，接收黃金約在百萬兩以上。因此當抗戰勝利時，政府計擁有黃金六百萬盎斯，外匯九億美元，工廠及物資十萬億，聯總救濟物資數億美元，而當時法幣發行總額約三千億元。

宋子文是精明能幹的生意人，根據這種情況定下了的財政經濟政策，其目的，一是要造成南京財政經濟體系的繁榮安定，一是要造成他自己的工業與商業的空前盛況，將南京政府的財源流入他自己的私庫。

3. 中紡與中蠶

宋子文認為通貨膨脹的威脅已經過去，因此不再拍賣敵偽財產。另一方面，繼承敵人的統制經濟體系，要造成化公為私的國營工業，其中最大的便是中紡與中蠶。

中紡公司在三十四年即成立。由束雲章任總經理，吳味經及李升伯任副總經理。吳味經是宋的中國棉業公司老幹部，戰時在渝辦福生莊（國營紗布莊）。李升伯則先在大生後在誠孚（金城系統）的技術人材。中紡接收敵偽工廠達六十一單位，共紗錠一百七十五萬八千四百十八枚（佔全國百分之四十），綫錠三十三萬零二百五十六枚，布機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一台。上海有棉織廠十八所，印染廠六所，毛紡織廠五所，製麻及機械廠各二所，天津有棉紡織印染廠各一所，青島接收紡織八所，有機械廠、梭管廠、針織廠、化工廠各一所，東北有棉紡廠五所，印染廠三所，其設備規模俱頗足觀，毛紡織廠三萬錠佔全國五分之三。

第一印染廠爲遠東第一，中紡資產約值三萬五千萬元至四萬億元之譜（卅六年春），工人達八萬之多。

中紡所需資金甚巨，一開始就與中央銀行成立二百億元的透支合約，其後中國、中央更儘量資助資金，這完全是月利三分的優利貸款。此外，中央銀行還供給大量外匯，三十五年三月四日至三十六年八月三十日，進口棉花約達美金六億八千萬，其中絕大部份均爲中紡所得。中紡內部開銷極大，職員待遇特高。因此中紡領導漲價，其利潤常達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據東雲章說：三十五年七月至十二月，政府規定繳七百五十億元法幣與財部，到九月贏利達一千億，已撥三百億。到年底傳共繳五百億。三十六年度增爲每月三百億。東雲章氏認爲經營成績，極可滿意。但是，我們若將此四萬億的財產，近一萬萬美元的官價購棉外匯，和所有低利貸款作爲成本，即知其應繳國庫者不祇此數。中紡職員待遇高，年底分紅特厚而高級職員尤其業務部份的上下其手，均使蔣政府虛贏實虧。

在中紡之外，宋還成立紡織事業管理委員會，即紡管會，爲類似戰時花紗布局的機構，民營紡廠須將紡布售與紡管會的代理機構中紡，三十六年四月二十支雙馬的市價已達七百萬，中紡收價只三百七十萬，實則成本已達六百二十二萬元。每廠配與中紡紗的約佔百分之八十，僅餘百分之二十可自由出售。此外南洋外銷換取外匯，及北銷，均爲利潤特厚之貿易，但紡管會禁止紗布南運，北運則需登記，實際上這最賺錢的生意，均爲中紡所包攬。因此中紡之贏利來自本廠及民營紗廠，三十五年結算其利潤，爲五千七百七十六億純益，如連折舊準備及所存原棉羊毛染料成品在內，當在一萬億之譜。

宋子文對於東雲章的經營極表嘉許，東已升任中國銀行副總經理，同時東將原遷新疆設新豐紗廠之紗錠五千，遷至江蘇丹陽，設立丹陽紗廠，中國銀行正大量定購紗錠，準備擴大生產。在宋子文的如意算盤中，中紗現在既爲中國銀行系統的人掌握（如青島天津各地經理，幾全爲中行分子），二年以後，便可以出售民營。試問價值如此之巨的整個紗廠誰可以頂購？舍中國建銀其誰屬？這個機構既爲宋的人掌握，誰又敢嘗試頂購？中紗必然走淮南煤礦的道路。

中國蠶絲公司，則由經濟農林兩部，接收敵偽蠶絲資產，并撥付五億元資本，於卅五年一月成立，聘葛敬中，湯錫祥爲總副經理，下設業務、技術、會計、祕書四處。資產三十五年值二百億元。所轄蘇州蠶絲廠計有新式立縲絲車一百廿台，坐縲絲車一一九六台，可縲特種條紋（16/18 28/3）生絲。在上

海之實驗綢廠，有織機二〇九台，青島綢廠織機一九八台，嘉興紡絹廠有紡錠五千餘。青島另有絲毛合織的織布機三十台。葛敬中爲嘉定人，留法學園藝，民八年始研究蠶蠶，民十六年在鎮江設立蠶種育種場，其蠶種會由一萬張而擴充至一百五十萬張，戰時設雲南蠶業新村公司，民三十三年赴美考察蠶絲，中蠶規模比較小，因爲繅絲還在手工業階段，還談不上全面控制，但宋子文是有意往這方向走。

宋子文以國營工廠政策，忽視民營工業，壓倒民營工業。他將資源委員會，由經濟部挖出來，直隸行政院，用錢昌照（江蘇常熟人，四十七歲，牛津，倫敦大學畢業，曾任教次，及資委會副主任）爲主任委員，控制華北各大工廠及東北重工業，故後方艱苦締造的工業，宋認爲均不合格。需要淘汰，而這些民族工業家也在淘汰之列，例是上海的買辦工業家，他認爲够手面，够氣魄，有技術。因此他對上海各紗廠資敵合作的故事（每一個紗廠可養一師兵，敵人的以戰養戰均由此實現），置之不問，申新榮德生他包庇，永安郭順准簽證照赴美。另一方面却對後方工業家毫不予以資助，在上海也不願分廠經營！終讓民族工業的幼芽挫折。

4. 孚中與金山

另一方面宋子文執行美貨路綫：外匯開放政策，美貨傾銷政策。宋子文眼看九萬萬美元，實不勝其眼紅。於是三十五年三月開放外匯，訂定二〇二〇的低匯率，而且開放了對外貿易，除了少數物品，幾乎全部自由貿易。在自由的外匯與貿易市場上，宋子文組織了幾個公司大做生意。

中國孚中實業公司，是宋子文最大的貿易機構，該公司資本三億元，分爲三萬股，每股萬元，由交通銀行投資一億，國貨銀行投資五千萬，金城銀行投資五千萬，實以宋爲主體，由宋子良（中國國貨銀行總經理）出面，兩拉攏政學系錢新之周作民合作經營。交通由錢新之等八人代表，錢新之爲董事長。總公司設於上海，另在紐約成立孚中國際公司（Fuchu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作爲分公司。孚中公司經營的中心，爲奢侈品的汽車，因爲其贏利最厚。據該公司報告：結過一百五十八萬五千零八十六元美金，自備外匯十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七美元，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係買汽車，百分之二十係購無線電器材。該公司共購進吉普車七百八十輛，卡特拉克汽車二輛，旅行汽車一〇一輛。宋子文三十五年三月四日禁止車價在一千二百美元以上的汽車運入口，又四月廿九日禁止載重一公噸以上之輕便卡車入口，吉普車應列

入禁令，但孚中於三十五年五月以後進口七百四十五輛，據稱係四月二十九日以前起運，或四月二十九日以前訂購，但該公司的帳冊上却查出在四月二十九日以前訂購者僅二百輛，付美金訂款四萬九千元，其餘均在四月二十九日以後結匯，有的尚在八月以後陸續結匯。由此可見，孚中是偽造四月二十九日前定購或起運證件而得非法輸入的。另購人旅行汽車一百零一輛。該公司在汽車購運上有一個微妙的手續，由總公司與威利斯訂約承銷，但進貨均由分公司辦，作為託銷貨物處理入賬，所有結匯報關提運均由紐約分公司辦，分公司僅付百分之十五手續費與總公司。監察院報告，認為可能發生下列情弊：一、逃避國稅，二、隱藏業務，三、可能經營偽匯。按實際情形，該公司可能利用分公司隱匿大部份貿易額。其自備外匯亦決不止十三萬美元。

據筆者所得材料，孚中國際公司，設於紐約華爾街一一〇〇號，擁有美金一百萬元的週轉金。此公司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即開始營業，資本為六十萬美元，六千股，每股百美元。孔祥熙為董事長（名義的），錢新之為董事長。宋子良副董事長，董事為席德懋，周作民及沈陸等。

孚中所經營的貿易尚有鋼鐵，據說會佔美國對華鋼鐵輸出的百分之九十。孚中公司宣傳其豪門進口的特權，以爭取美國廠家的獨家經理權，例如上海美商會主席勃羅斯，斯密斯及馬迪公司的威利斯汽車經理權，就被孚中搶去，西屋電器公司，安納康達話線公司，美國鋼公司，薩琴公司等二十家代理權亦被獲得。宋子良在美國所以能够吃得開，因為他有外交護照。他於二十九年七月三日領外交護照，由政院以考察交通專使名義出國，三十五年九月十四日又將護照加簽赴美。此外其協理沈鶴年以宋子文隨從秘書名義，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領外交部外交護照出國，三十五年七月五日又加簽。建銀公司的宋子安，亦以軍委會侍從室秘書身份出國，三十年十一月六日領有外交護照。美國商人所以願意與他合作，因為他是皇親國戚。宋子良本為極其浪漫的人物，在廣東財政廳長任內，風流故事，遍傳羊城，陸品琴為復興公司前總經理。沈鶴年曾任中國聯合運輸公司總經理。

據美國合眾社的經理俞道爾的報導，中加公司，亦為宋的機構，中加公司設香港，中加公司傳為茂利公司（一九三三年創於加拿大域多利）老闆李某的兒子李惠榮所辦。宋氏兄弟姊妹所辦的進出口行還有一家金山公司。

宋子文爲了打開汽車進口，會令中信局購進轎車一百九十輛。將這些車子分配給宋自己，黃膺白夫人，李石曾，蔣夢麟及行政院各祕書參事，作爲私人代步之用。總計各公司共進一千八百六十輛，此爲分贓制度之又一應用。

在自山外匯情狀下，宋子文的存款猛增，據美國自由雙周刊載：中國前任行政院長宋子文，在美國及瑞士銀行的存款，達美金一億元之多。（見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文摘）

5. 中央銀行與金匯

宋子文緊緊的掌握了中央銀行，三十五年三月中央銀行改組，他以貝淞蓀代俞鴻鈞，任命林鳳苞爲業務局長（林爲無錫人，早年留英，後任職中國銀行，在印度會主持宋的貿易公司，頗得宋的賞識），他的機要祕書林維英任外匯審核處長（此人在三十四年三月黃金案有洩漏消息之嫌），在財政部他加派徐柏園（浙蘭谿人，四十五歲，美伊里諾大學研究院畢業，曾任郵匯局副局長，央行業務局長）爲財政部次長，兼四聯總處祕書長，又越過俞部長派聲名狼藉被控貪污的繆秋杰（字劍霜，五十八歲，鹽務局視察，兩淮及川康區局長）爲鹽務局長，派張福運（字景文，山東人，一八九〇年生，哈佛出身，曾任廣東銀行董事）爲關務署長。又爲控制行總物資，先派劉鴻生（浙定海人，六十歲，曾任招商局總經理，火柴專賣公司總經理，宋子文所辦的中國毛紡織廠及大中國火柴廠總經理）爲行總執行長，後又派霍寶樹爲署長。三十五年秋組輪管會時，又是貝、張、李、林、劉、宋系大將。凡是與貿易與外匯有關的央行，海關。行總。一齊掌握在手裏。

這方面便了宋將美匯化公爲私的活動，他可以下令撥外匯，例如三十五年四月五日宋手令『撥郭世五家屬十萬美元，交郭昭俊領取』，三十五年四月十一日『子文代政府買船，已電席德懋（中國銀行紐約負責人）先付，央行撥還』，計撥了加拿大元一百五十八萬〇二十八元。

同時出售黃金政策，也便利了孔宋各系以低於物價水平的價錢把黃金買去。自三十五年三月至三十六年二月，黃金六百萬兩，消耗殆盡。

6. 從新公司法到中美商約

宋子文的買辦政策，不限於買賣美貨。他認爲中國的工業化，不能假手民族工業家，必須由外國人來

建立，因此他放手吸引外資，不惜粉砕民族工業。

公司法的修正是第一步。原來外國人在外國可以虛設字號，而到中國來營業，此種多為專設的殖民地拓植公司，例如東印度公司，原為英國在印度所行的辦法。戰時中國本有此例。站在平等的立場，應該改訂為『凡在國外有總公司而且營業的公司，才准在華設立分公司。』但是宋子文認為此適足以杜絕外資，堅持取消營業兩字，國防委員會卅五年四月遵命通過，從此外國人可以藉此逃稅，而且可把中國當殖民地來開發。另一方面官僚資本可以在國外設立公司，不必營業，可將設在本國的分公司的贏利轉到美國去，藉此逃稅。這由字中公司經售汽車，而將利潤歸之美國的公司，可以明瞭一斑。

中美商約的簽訂是第二步。中美商約中，規定了外國人可以在中國設廠置地，而且享受一般國民待遇，此約於卅五年十一月四日簽訂。此約條文完全出自華爾街手筆，當孔任院長時，魯斯曾私人代表華爾街與孔談這筆生意，如果簽訂可以獲得若干貸款。孔以茲事體大，敷衍拖延。宋任行政院長，在舊金山會議時，即由其親信美大使館商務參贊李榦與美國國務院交換意見，卅五年二月移至重慶談判。宋子文亦明知此約利害太大，要吃包子也怕熱。延至三十五年冬，因為財政窘迫，認為只好以約換取五億美元貸款。於是蔣宋協同下，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提出英文草本，不待大家細看，說是『等着簽字快通過吧』於是即完成手續，由宋子文親自攜去簽字。

宋子文在禁止了大華航空公司（國方的）航行，派軍隊封鎖機場後，却特許陳納德公司飛行，名為行總空運大隊，在南寧柳州成立辦事處，三十六年二月起飛。該隊有C-47運輸機十二架，先開航上海廣州，上海廣西二線，並辦理客貨運。這個公司已深入西南西北，在西南已投資成都水電廠，並在西南大做美貨生意。西北棉花也由陳納德公司包運上海。

正因此，連蔣方的大公報，在宋子文下台前夕，均投井下石，罵他是『買辦』。

第四章 宋的辭職與被毒為西南王

1. 宋子文何以非走不可

三十六年二月黃金潮發生，法幣第一次崩潰，把宋子文逼垮了台。宋子文的失敗，我們可以分兩方面去觀察；

一是政策的失敗：宋子文與蔣的配合，是不夠的，宋不懂得笑裏藏刀表裏不一的戰略。當局在政協後叫宋開放外匯市場，來壓低物價，意在用局部實力做一次姿態。但宋認為這是由戰時經濟走向平時經濟，外匯與貿易完全自由，造成低物價。平時財政是不足懼的，他認為法幣貶值必須停止，因此自三月八日起拋售黃金，希望以金價安定而使法幣安定，同時以外匯自由政策，表現貨幣對外價值之安定，另一方面則以套匯換回法幣，減少新鈔發行。卅五年宋抵上海，即手令央行完全停止發行新鈔。由於外匯黃金大量拋售，卅五年七月確曾做到不增發新鈔。宋以此沾沾自喜，蔣亦到處宣傳，自認為財政安定，這是在和的外表下的經濟戰略。實際上蔣政權早已決意消滅中共，堅決內戰，故陳誠登台後，軍費的支出極大。因此，宋極煩惱內戰的繼續。當三十年七月蘇北大戰前，宋到南京，蔣虛委宋進行和談，以敷衍周恩來，宋周一談之下，覺得很好辦，於是宋飛廬山力勸蔣非和不可。蔣怒斥宋：『你管財政好了，軍政方面你不必管。』宋回到南京，陳誠逼付軍費，說是已經蔣批准，宋怒曰：『你向蔣要好了。』一氣而飛青島養病。到卅五年九月金匯將盡，宋才來勒緊外匯和黃金，無奈大勢已去。故宋子文的少發經費的吝嗇政策，多拋金匯政策，是維持法幣的。然而在蔣政權看來，鈔票不妨多發，金匯却不能隨意拋。這種計劃，孔最清楚，所以抗戰八年一天到晚叫窮，以少發紙幣，另一方面拚命聚積金匯，外窮而實富。故二月金潮後，蔣在國防最高會議上傷心的對宋說：『我把財政經濟交給你管，外匯如此之多，不料你竟弄得如此之糟！』蔣政權造成的和平空氣不料竟麻醉了他自己的親信幹部，而發生政略與財略的脫節，奢侈的財政，配合不上長期的內戰！

一是自私的財政：宋子文集團（*Song Combine*）的財術是能獨佔時便獨佔，不能獨佔時才肯分贓。宋的財經措施，公私配合極精密。開放外匯，他便有貿易行進汽車美貨，管制貿易，他可以在輪管會海

關走小路運貨進來。拋售金匯，自己暗地吸收。低匯價又滋養了中紡。國營政策，則便利培植宋系工業及掌握資委會。他是獨佔，因此他排斥政學系，如控制財政部與央行，資委會，迫翁退出經濟部，另組全國經委會控制財經兩部。又排斥孔系，如在中信局及央行。同時他對CC加以壓力，陳立夫見他非候二小時不可。對團方不賣帳，封閉大華航空公司，對朱家驊也不假辭色，對陳誠張厲生也是去之而後快。在政院會議，部長站起來說話，他安然坐着。民營工商金融不用說，是吃盡苦頭，沾到光的只有申新一類紗廠，因中紡而做了陪客，進出口行因為宋家開放外匯而沾了利潤九億美元，大半透過中建銀公司，廣東銀行，中國銀行，南洋，中紡，孚中，以及許多暗的行號與戶名而入了宋的外國存款帳戶。當卅五年秋，金匯漸少，宋子文獨佔性更強的時候，各派系衝突益烈，因而有孔祥熙之發動黃金潮，CC之立法院咆哮，傅斯年則因三方面鼓勵而高呼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方面是陳誠，一方面是朱家驊，一方面是在美吃虧的胡適之，在滬吃虧的蔣廷黻），宋子文乃成爲衆矢之的。

自三十六年四月辭職，到三十六年十月的獻產，是宋子文隱晦的時期，中外輿論交集於他。宋集團從此不能不小斂鋒芒。

2. 宋被封爲西南王及其前途

宋子文三十六年十月一日繼任廣東省府主席，這是宋財團事業的末一階段。宋三十六年三月辭職時并不像過去那次拂袖而走，他知道在這四大家族存亡絕續之秋，戚友之間不能發脾氣，於是蔣介石三中全會中爲宋担承，說是宋只執行政策，有過由他當，這便擋住了各派系對宋的追擊。同時宋由中央，而想發展到地方，在台變以後，宋子文推薦了他的親信魏道明氏繼任台灣省主席。接着，宋獻了一筆中建銀股票，蔣爲他洗脫一番，便派他爲廣東省政府主席。

宋系的掌握廣東及台灣，是爲了實現中美合作，保持最後的根據地，準備南京的捲土重來。在美國的計劃中，台灣與西南爲後方，應該加以開發。魏道明本來是軍統的最高設計人，是一個幕後人物，外樸而內辣，他繼主台灣後，宋系大將貝等均會赴台考察，徐道鄰亦會赴台。台灣的軍港已經爲美國人所專用。中日美的合作，也在台灣首先實現。陳儀時代的統制工業不但沒有放鬆，反而加緊。宋子文之赴粵有一種傳說：宋會向蔣建議把國內財產轉入華南，儘可能再轉入南美，京滬已非久居之地。視宋子文捐獻瀕臨前

方的淮南與漢口既濟，放棄京滬的揚子，可謂此非虛言。同時宋抵華南，立即有大量游資南流，港幣破萬元大關，也可以證明此中動向。宋子文現在已就廣州行轅主任後，黃旭初立即受命東來，準備將來兩廣湘滇，可能將由國舅統轄，以完成魏德邁的西南後方根據地計劃。

宋這次的長粵，分明有為南京政府的蔣政權預備後事的重大作用，這是與魏德邁計劃密切配合的，據聞宋氏本不欲來粵，後經蔣數度密談，授宋以「便宜行事」之權，即在某種情勢下，宋即使提出「反蔣」的口號作為烟幕，也可得蔣的默許，這樣在萬不得已時，蔣不妨做出下野的姿態，以便宋子文爭取時間，在西南佈置一條東山再起的局面。所以宋的主粵，是蔣政權最後的一張王牌，他與蔣完全唱的是雙簧，這一雙簧戲的導演是美帝國主義者而不是南京的蔣介石或廣東的宋子文。

宋主粵在經濟上過去尚無大表現，在主粵時我們祇可以看出其二點動向：一是掌握全粵實業，一是開始執行中美合作。

廣東最肥的機構為廣東實業各公司。宋到任之初，即叫羅楚材知難告退。廣東實業各公司下設紗織廠，水泥廠、糖廠、飲料廠，他預定三個月內全掌握。他令四行撥五十億給紡織廠。廣東省實業公司和省銀行，獨佔了全省百分之八十的糖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紡織業。卅五年盈利廿六億。這個公司本由李漢魂首創，羅卓英時代，藍遜出來做百貨商場，羅楚材則利用來貪污。宋子文到後，即將實業公司的董事長改派謝文龍，總經理改派侯或華。將建廳的士敏土廠亦改隸公司，並將改為省營事業管理處。又廣州的南石頭紙廠，可產紙五十噸，宋派員向日本追索被撤走的機器。又廣東的煤額八千噸不够用，宋向中央爭得含煤一萬八千噸，招商局徐學禹協助運輸。廣東省銀行規模頗大，有省內分支行八十二，省外十四，國外分行五，專庫十一，信分部二，林場二，合計一一六單位，職員一千七百二十一。卅六年九月存款四百九十七億，放款二百四十六億，匯款一千八百五十二億，股已調杜梅和氏為總經理。同時又調中蠶葛敬中赴粵，擬提高繅絲品質，設順德絲廠，以利外銷。宋掌握了這些實業，對於民衆未必有利，因為到任以後，他將各廠所出紗布食糖，逐日封存，並封存存款，因此各廠出品山積，市場却貨稀價升，物價大漲。

另一方面是推進美國的投資。美國有一位潘尼將軍，是戰時來華一上校，曾任兩廣顧問，現組潘尼公司，已向經濟部登記，魏德邁來華潘與魏會晤後即匆匆返國，現又來華，潘氏為華爾街代表，由美國進出

口銀行出資，潘氏公司已與粵桂鄂三省政府訂立合約在該省開辦石油、汽車、玻璃、煤礦、水利工程，擬輸入大批鐵材及工業器材。廣東省府的五年經建計劃，即爲潘尼計劃，在粵省參議會通過的投資合約，擬定八項工業由該公司代營：廣州煤氣廠，廣東汽車裝置廠，廣東造船廠、粵北八字嶺狗牙洞煤廠，全省農田水利工程，廣東肥田料廠，士敏土廠，玻璃廠。該公司有代理接洽及直接投資的獨佔權，規定中國委託，代理三年，期滿前六個月以前經雙方同意，得以延長三年。爲了執行這個投資計劃，魏德邁不滿羅的貪污並而歡迎宋來執行。據傳廣東投資爲二億美元，廣西五十萬美元，煤油大王洛克菲勒二世亦過訪宋氏。美商有擬在穗設立烟廠，利用南雄鶴山煙葉。美國西南輾鐵公司出口經理柏里希並擬投資在海南島設廠，現已有十二萬噸鐵苗，每年可產五十萬噸鐵，他擬將鐵苗運至日本煉成，售予日本。這個提議立即獲得宋的同意，出售海南島的二十一萬噸鐵苗日本，每噸值七美元，這是含鐵百分之七十的優良鐵苗。同時粵漢路局，杜鎮遠，副局長羅傳書及招商局徐學禹亦紛抵黃埔，會商黃浦建港。交通部已設港務局工程局，建成後，黃浦將是軍事商務並重的大港。爲了歡迎外資，宋子文打算在粵另建特殊的西南經濟體系，要放寬輸入管制。這一切均是宋子文買辦路綫的重演。

在美國方面看來，宋子文是優良的買辦，蔣軍專力量保住這半壁江山，從容的由他們開發。在蔣看來，華南是一個退路，宋既然侈言過去以廣東一省之財力，支持十三省的北伐，當然願予一試。

但從歷史趨勢看，宋家天下已到強弩之末。宋子文在這迴光返照期間，還可能在西南作威作福，做一個西南王，但是誠如他自己所言，北不如南，中國尤不如南美，豪門資本被人民打倒的時候大概不會太遠了。

上海有家報紙在這時還報導一個消息：新的宋氏三姊妹，又將出現。原來宋夫人張樂怡女士產下三位小姐，大小姐叫勞麗愛特，十九歲，在華盛頓天主教的一「三一大學」讀書，二小姐瑪爾琴，十七歲，在巴的莫爾先修學校，三小姐凱絲玲，十六歲，在長島先修學校。他們「有意選擇三位有政治地位的人結爲秦晉，期對未來的國事有所補助」。然者我們看來，宋氏家族的買辦使命，在中國歷史上已屆臨末日。中國將不再是氏姊妹掌宋握的中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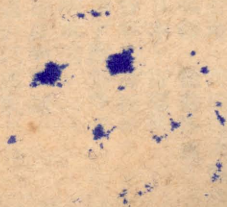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6262B

旧平装

17



404278